

Addendum to *Time* by Sanwei Horita: Rebellion Against “Gods”

Jiahui Ding

School of Japanese Languag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Horita Sanwei's *Time* has long been deliberately ignored by the 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its reflections on war issues stil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day. He proposed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resolving war lies in thinking about people. And this kind of thinking was formed from the shaping of his experience at that time and the complex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eople by the upper echelons of Japan during the war made him feel cold; Under the Cold War pattern, the reactionary collective formed after the US Japan peace treaty made him feel cold, which prompted him to raise the anti God flag and choose to pin his hope of resolving the war on “people”. While referring to Horita Yoshikazu's thoughts on war, we cannot ignore the specific era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his thinking. Although the opportunity for Japan to improve in the past has been missed, there is still a possibility of being guided by a refor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Hotta Yoshie; *Time*; Warfare

堀田善卫《时间》拾遗：对“神”的反叛

丁佳辉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中国·天津 300204

摘要

堀田善卫的《时间》长久以来一直遭到日本学界的刻意忽视，但其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如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提出解决战争的最终落脚点要归于对人的思考。而这种思路形成自当时经历对他的塑形以及复杂的时代背景。战争时期日本上层对民众的剥削使他齿冷；冷战格局下，日美媾和后形成的反动集合体使他心寒，这一切都促使他扬起对“神”的反旗，而选择将破解战争的希望寄托于“人”。在参考堀田善卫对战争思考的同时，不可忽视其思考的特定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虽然曾经日本向好的机会已经错失，但未来被归正引导的可能仍然存在。

关键词

堀田善卫；《时间》；战争

1 引言

《时间》是集中体现堀田善卫（1918-1998）对战争思考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日记形式，记叙主角陈英谿作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遭遇。他妻死子歿，家破人亡，辗转沦为占据了自己老屋的日本军官的家仆，但最终下定决心仍要为最终胜利不懈地战斗。

该作品于1953年开始至54年底创作完成，1955年4月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之后在出版界和读者界获广泛好评而在学界遭受冷遇。全作接近尾声处，“我”对一日本军官有如下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

【作者简介】丁佳辉（1999-），男，中国浙江宁波人，在读硕士，从事日论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历史学家^[1]。

作者所采取的立场在此已然非常鲜明。《时间》创作笔记中堀田写道：“陈英谿就是另一个我。《时间》取材自南京大屠杀事件，对于我来说，它代表的是一位艺术家的自我告白。和很多人一样，我常常觉得思考战争是一件很心累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坚持下去的话，对战争的反思精神和意志就会萎缩^[2]。”《时间》作为拥有良好口碑的严肃纯文学作品，之所以少有相关研究，一是由于日本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话题的政治敏感性回避，二则在于日本政府对战争史料的不正视及隐瞒态度以致相关研究难以开展。而这两个问题，同样是妨害中日关系的难题症结。

堀田在作品中指出，对战争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落

脚于对“人”的思考。“因为,一切都是人的问题。甚至可以这样作结论,我们之所以必须击退他国的军事统治,打破黑暗的政治气候,也正是为了更纯粹地思考人的问题^[1]。”

堀田针对战争问题给出的答案作为一种逼近本原的思考,在今天仍不失其超越时空、意识形态的参考价值,然而当时堀田面对的现实问题和解决手段必然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下的语境,这也就成了从当下视角来看的“历史局限性”。为了不至浪费前人思想遗产,明确其局限及由来并从中探索新的可能性无疑是必要的。为此,我们不妨将目光从作品局部抽离,从堀田本身经历和时代背景出发做一些考察。

2 对“神”的反叛

堀田善卫 1939 年入庆应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但几乎不读专业书,而醉心于文学,次年转专业^[2]。1942 年 9 月他从法国文学科毕业,10 月就职于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此后 1944 年 2 月他因战局恶化被征兵,约三个月后因胸部疾患而解除征召,修养一段时间后回到文化振兴会。1945 年 3 月 10 日,美军轰炸东京,近 10 万人被炸死,几乎都是平民。当时堀田正好在东京,虽幸免于难,但创作的长短共 4 篇文章烧失。

空袭后 3 月 18 日,裕仁天皇出宫“巡幸战灾区”,难民们反而跪在他面前请求原谅。据说堀田恰好目睹这一情景。这时文化振兴会新设的上海资料室正有缺员,堀田主动表示愿意前往。当时民用飞机停运,他利用人脉搭上军用的飞机,3 月 24 日到达上海。5 月,他与在上海结识的武田泰淳一同前往南京旅行。8 月 15 日,他在上海迎来了战败。值得一提的是民众向天皇反省的戏码于著名的玉音放送(即天皇战败宣言)之后在皇居前被复刻,照片登于次日的新闻头版,这些影像被作为日本投降最典型的一瞬广泛传播。当年 12 月,堀田进入国民党宣传部工作。进入 1946 年,开始《齿轮》和《祖国丧失》的草稿写作——完成了向作家身份的转换。5 月,写作文章《反省与希望》。

到此为止已明确堀田由一个普通学生、文学同人到战后作家一路走来几个重要节点,可以梳理出一些脉络以对堀田创作的底色进行把握了。

最早战争对堀田的影响是对他日常生活的冲击,堀田自言当时“战争早已开始,报纸上每天都是‘势如破竹、战果赫赫’之类的标题。而我的心思全在诗歌、小说和评论的写作上。(中略)周围的朋友们连续不断地被征召入伍,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和赫赫战果,都不能使我的绝望转换成希望^[4]。”征兵通知真实落在头上的一刻,堀田的绝望与任一普通人并无二致。这时,他的恐惧是真实可以被各前车之鉴所实证的——根据日本亲历过征召而侥幸存活下来的学者田中正俊自述,只是一个个重复的偶然才让他成为约 23% 菲律宾战场生还者中的一个,也是“学生兵”中约百分之一个^[5]。虽然后来堀田侥幸全身而退,但“他一直

以来精心保护的、害怕损毁、担心雨淋的心中的那张神符,却还是被无情地撕扯碎了^[6]”这些切身的恐惧体验早早消除了他心中“圣战”的光环。

第二个关键点则是美军轰炸东京以及之后天皇的巡幸。东京大轰炸这一生死危机、城市毁灭的残酷图景无疑是迫使堀田心智进化的强烈催化剂、对战争进行思考的关键外因。然而,不论受害者向加害者下跪的场面本质如何荒诞、反人性,绝大多数日媒在当时采取的却都是“护持国体”的舆论策略。就结果来看,也许就是这一系列事件促使他选择离开日本。

之后,堀田选择前往中国,期间他去仍被日占的南京,迎来日本战败,而后拒绝回到日本,为中国工作直至 46 年 12 月底遣返回国^[7]。实地前往南京后他萌生描写南京大屠杀的想法。他在 1946 年的《希望与反省》里提到,当时看到的南京给他一种“异样感”,虽然街道还算整洁,但似乎“真正的主人不在这里”,突然闯入的外来者无法与当地的自然相融,“终究只是一伙烧杀掠夺的强盗”。他说:“对于中日关系和东方民族的忧虑已经内化为我自己的人生苦恼。”^[8]

而后来《时间》中“守护真实”的觉悟应当在此时就已根植于心。堀田讽刺那个东京的“现人神”:

“是吗……日本如今想效仿一百年前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干过的事。鸦片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越是爱国,越没有罪恶感,不管是卖鸦片,还是卖海洛因。”

“这么不择手段。干这种勾当,难道就没有任何来自于道德方面的阻力?”

“好像都交给东京的那个活着的神来安排了。”

“哈哈。”

这真称得上是对道德问题的一种全新的处理方法。拥有活在现世的神,这种新观念是现在日本的强项。

堀田不会对天皇有所谓“忏悔”,可是那些“裁判”却无视道德人性站在了天皇一边,于是堀田眼里的日本上层(包括之后美军对天皇的纵容)已经融合为一个腐烂的“神”的集合体,所以他讽刺着那个总是占据道德上位的核心“现人神”——日后他作品里对天皇及其爪牙的批判正是来源于此。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代表神圣性的神符在他心中已经被撕碎,而失去神符庇佑的“神”遭到“人”的反叛是自然而然。

3 别无出路与如今新的出路

接下来,对《时间》创作的时间,即 1953 年前后几个关键节点进行考察。

朝鲜战争于 1950 年 6 月爆发,美国加速与日媾和,同年 8 月,堀田于杂志《人间》开始发表《广场的孤独》(前半)。9 月,发表《广场的孤独》(全)于《中央公论文艺特集》(同月美国结束对日占领状态)。1952 年 1 月,堀田以《广

场的孤独》《汉奸》等获芥川奖。1953年3月朝鲜战争形式结束,《时间》则于11月开始以各短篇形式在《世界》、《文学界》和《改造》上分别发表,54年底创作完成,55年集成初版问世。

朝鲜战争对堀田的影响不逊当年,他外界评价最高的芥川奖受赏作品《广场的孤独》更是直接以朝鲜战争作为小说背景。《广场的孤独》中,堀田提出的问题同样与战争紧密相连,是对战争反复的厌恶,以及对此感受到的“徒劳”感:

承受着潮湿的风,似乎一切都会在活跃运动的同时走向腐烂。这让人痛感到动脑思考的徒劳。“更准确地洞见”又能怎样?朝鲜正在经历着战争。难道我的一生,就将在更准确地洞见中睁着眼睛死去吗?我们以及朝鲜的青年、中国的青年、美国的青年、俄罗斯的青年、法国的青年、英国的青年、德国的青年、日本的青年,难道是为了更准确地洞见战争而生的吗?^[6]

该徒劳感来自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占政策的改变与日本政治的逐渐反动化倾向之中。战败后美军对日占领在起初也致力于将日本改造成现代民主国家,日本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即在该时期制定,但随冷战格局形成,美占政策随之变化,意图将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附庸国:

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人开始放弃当初的许多“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理想。

(中略)

过去的舆论曾经欢呼美国人对“草根”民主的贡献,现在的民意测验则传达出国民显著的失望情绪。1948年,当被问及是否相信国家正朝“好的方向”前进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到了1949年,大多数人的回答则是否定的^[9]。

及至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再军备的可能性冲击了全国,国内民众反战呼声高涨,尤其对青壮年一代,被征兵的“危机感”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乃至出现公开质问天皇“是否有拒绝再军备的意志”的事件。“当时学生和年轻的助教们都在强烈反对朝鲜战争,很多人都去支持共产党的反战运动^[10]。”然而最终这些努力也不过是“徒劳”。于是堀田

质问:“难道我们这些所有国家的青年是为了战争而生、而死吗?”他意识到人类的道德要求和与日美的利益选择绝非一体同向的关系,而作为终极理想的人类和谐与世界和平倚靠这样的政治逻辑没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堀田看来,“神”重归正道的希望无比渺茫,出路只能落脚在“人”本身。于是在之后的《时间》,堀田复生了自己记忆中仍然鲜明的对战争的恐惧并试图将其传递给作为读者的日本国民,以求获得同属于人类的共感。

今天,难题依然存在,可区别是,堀田当时的境况与现在大不相同。曾经的日本被引导向善的窗口期虽已错失,但如今这个倡导国际合作与和平交往的时代中,我们全人类的“神”——或说规定人类社会总体价值取向的力量——仍有被规正和引导的余地。堀田失望于“人类集体”的堕落而寄希望于人类每个个体的素质提升和道德维持自觉,意欲使战争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失去微观上的基础。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解决措施,甚至可能是人类掐灭战争之火的最终出路。但以目前的条件,其可行性要被打上问号。当初“别无他法可想”,却并不意味着如今的我们也只有一条路可选。虽然现在美国以霸权主义横行,日本亦步亦趋,但至少,我们仍留有一条路给那些失路之人选择,那就是对正确的信仰的皈依,而这条路对整个世界上普罗大众来说,无疑更加地接近那个终极理想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堀田善卫.时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 [2] 陈童君.《时间》与堀田善卫的战后警世钟[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3).
- [3] 埴谷雄高.日本文学全集:堀田善卫集[M].集英社,1968.
- [4] 王中忱.自我与他者的再确认——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鲁迅阅读与接受[J].山东社会科学,2012(11).
- [5] (日)田中正俊.战中战后[M].罗福惠,刘大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 [6] 堀田善卫,秦刚,曾嵘.广场的孤独[J].世界文学,2018(3):5-94.
- [7] 陈童君.《时间》与堀田善卫的战后警世钟[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3).
- [8] 堀田善卫,陈童君.反省与希望[J].世界文学,2018(3).
- [9] (美)约翰·道尔.拥抱战败[M].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0]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M].邱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